

晉城歷史名人文存
吳廣隆 馬甫平 主編

山西古籍出版社
晉城市三晉文化研究會

陵川集

元郝經著
第六冊

責任編輯
編審

郝文霞
吳廣隆

點校
審定

馬甫平
栗守田

參訂
校對

連德先
張雲霞

ISBN 7-80598-740-8



9 787805 987408 >

ISBN 7-80598-740-8 / I·291

全六册 定价：270.00元

吳廣隆 編審
馬甫平 點校

陵川集

元 郝經 著
第 六 冊

晉城市三晉文化研究會
山西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陵川集/(元)郝经著;吴广隆,马甫平点校.一太原: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6.6

(晋城历史名人文存)

ISBN 7-80598-740-8

I. 陵... II. ①郝... ②吴... ③马... III. ①古典诗歌-作品集-中国-元代

②古典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元代 IV. I214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57332号

晋城历史名人文存·陵川集

著 者:(元)郝 经

网 址:www.sxskecb.com

主 编:吴广隆 马甫平

经 销 者: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:郝文霞

承 印 者:晋城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

出 版 者:山西古籍出版社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

印 张:49.625

邮 编:030012

字 数:450千字

电 话:0351-4922220(发行中心)

印 数:1-1000册

0351-4922217(综合办)

版 次:2006年6月第1版

E-mail: Fxzx@sxskecb.com(发行中心)

印 次:2006年6月第1次印刷

Web@sxskecb.com(信息室)

定 价:270.00元

版权所有

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

负责调换

陵川集卷三十七目錄

使宋文移

宿州與宋國三省樞密院書……………（一三二七）

宿州再與三省樞密院書……………（一三三八）

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……………（一三四一）

李制置回書……………（一三四八）

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……………（一三四九）

上宋主請區處書……………（一三五三）

與宋國丞相書……………（一三六四）

陵川集

卷三十七 使宋文移

一三二六

陵川集卷三十七目錄終

陵川集卷三十七

元 郝經 撰

使宋文移

宿州與宋國三省樞密院書

大蒙古國信使、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，謹再拜奉書於宋國三省樞密使、相國公閣下：經等欽奉聖旨，賫擎國書，前往宋國告登寶位，仍布弭兵息民意。比及啓行，即還江上兵，告諭沿邊萬戶，俾各守故屯，撤去哨騎，不得挑亂生事。令山東淮南行省李公，遣劉仙等二人入楚州通報，而無來音。又令漣州總帥移公文會問，云不知所在。五月十五日，經等一行至邊，於是再發關移，自漣州入楚州，以復前事，仍請入國日期，至今不報。以節次靄

陵川集

卷三十七 使宋文移

一三三八

昧，至於差池，不能明主上盛意，改途捷出，駐劄蘄陽。今副使劉人傑、叅議高翹親往計議，敢布腹心於閣下。竊聞明月之珠、夜光之璧，以暗投人，則必按劍，無因而至前也；疾雷破山、烈風震海而不懼，安於故常也。故無因而至者應之而不失，安於常者而知其變，惟知者能之。天下之事，幾而已矣，顧乘而處之者何如也。變故方殷，幾會鼎至，乘之而不失，則無因而至者不疑，安於故常者而知懼，處得其當，天下無事，而生民被其澤。不能乘而失之，則無因而至者而爲之疑，安於故常者而不知變，以至變故紛拂，不可救藥，而天下被其毒。蓋天下之勢，治亂相尋，禍釁相紐，其幾無窮，而變故亦無窮。乘而處之者，宜重慎

而審之也。天下之大亂必出於大治，天下之至危必出於至安，天下之大憂虞必出於無虞，戰之負出於勝，事之失出於得。惟其忽而不審，執而自蔽，不知倚伏之幾，安於常而不知變，是以至於是不能復，一日雖悔而莫之追也。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，其用兵於江淮者幾三十年，兵勢之振，莫甚今日。取東海，下巴蜀，平大理，圍武昌，克漣水，穿徹二廣，至於湖湘，縱兵長驅，幾至吳會，有一天下之勢，鴻毛衡風，似有所不足舉，而一旦斂兵而退，又先之以信使，是無因而至前也。其飄忽振蕩，騰擲宇宙，忽去忽來，往年之常，而彼國亦以爲常，其中有非常者而不知，是安於故常也。無因而至而弗之信，安於常者而以爲

陵川集

卷三十七 使宋文移

一三三〇

常，是忽而不乘，過計而不審，閣下必不之知也。無因而至者，果無因乎？進退之常，果如常乎？幾會之來，所繫甚大，不可因仍苟且，執於一偏而泥於虛文，以爲我國情狀不可測，擯而不以信義待，是幾一失而暴國之禍復起矣。當國者宜重慎而審之也。今日斂江上之兵，先輸平之使，豈師旅不及曩時歟？將帥不及曩時歟？甲兵車騎不及曩時歟？五十年之儲蓄不能一朝用歟？土地加於舊而賦力倍於前，聯西海者五十萬，控東陲者三十萬，自大理至於漣海，帶甲百萬，兵力崛阜，莫之與京。無故而斂兵，無故而先信使，此無他，主上如天之仁、曠世之義也。徃歲主上在潛邸時，先皇帝畀以東師，俾之東出。比師之行，其舊獲俘囚如

張都統輩，及所在拘繫間探人等，皆縱歸之。渡淮南，諸山堡砦所得生口，皆撫而安之而去，下不殺之令，使宣撫楊惟中出先前茅，布宣恩信。及其渡江，如潞黃洲、青山磯市，初未嘗戮一人。至於武昌，先遣王一清開喻，而彼守臣執而殺之，又射殺一肺腑大官，於是始下令具攻具，以爲肉薄骨并；殺人盈城，實非本心，故雖合長圍，而攻之不急也。若彼國當時不殺信使，少加以禮，可退師成盟。經等待從左右，聖意仁隱，好生惡殺，實所具知。大官元臣請長驅入臨安，主上以爲：『江南治平三百餘年，其民物繁夥，居室櫛比，吾若徑往，則皆躡藉矣。生靈何辜，而吾若是，是獨非吾民乎？』遂不往。聞先皇帝上僊，乃置

陵川集

卷三十七 使宋文移

一三三三

師而去，乘傳北歸。德澤既深，天命攸屬，親王四十餘人及藩方侯伯會於開平，共行推戴。既踐阼，謂諸王近臣曰：『朕欲息兵安民，久矣而弗克爲，今在朕矣。』遂命河南經略使史公往江上，詔諸軍各還故屯。命山東淮南行省李公於楚州通國信，而命經等充國信使、副，奉國書以往，其書辭一依今國名分，未定與國平交例。南北睽裂，好聘不通五十餘年，天誘其衷，幸而集此，而乃不報，未知何如？必以爲如王楫矣。王楫挾兩國而庇一身，言于北則以爲降，使於南則以爲和，終於兩國交兵而身以之斃。今則不然也，以爲三十年間佳兵毒民，禮義不通，使使先往，欲崇禮義而弭兵兇也。必以爲如术速門、譚浩矣。术速門、譚浩逢迎

微倖，以不直之辭要難行之事，貪于跋扈，啓釁重怨，以其不納歸而生事辱國，而傷來使，激萬乘之怒，使之投袂而起，連兵數年，屍骸委積，魚肉生民，長惡崇禍。今則不然也，以爲待人以禮而不以力，服人以道而不以勢，尊人而後自尊，安人而後己安，先之以敬讓而不以爭，導迎和氣，天必悔禍，至治可期也。

是皆冀於曩時有爲而爲，非無因而至也。且通好之利不在於北而在於南。非惟今日，振古已然。昔孫氏據有江東，僅能立國，稱臣於魏而乃敢王。殷浩、桓溫連年北伐，終至敗折。宋高祖、文帝屢爲大舉，亦未嘗得志，足以自敝。王羲之謂：『江左立國，

賴萬里長江，畫而守護，風寒之處不過數四，大抵江北羈縻而

陵川集

卷三十七 使宋文移

一三三四

已。』此誠至論。蓋江淮立國，以之自守則僅足，以之侵伐則不宜。故終之吳爲晉平，陳爲隋平，江陵爲唐平。往事則亦已矣。自宋有國以來，西北二邊常爲祖宗患，寇準與契丹定盟，治平者百有餘年。宣、靖壞盟，終以失國。高宗渡江，善於處變，俾秦檜以盟，合神聖之子女，歸二帝之客柩，治平者二十餘年；孝宗尋盟，治平者五十餘年。是其明效大驗，閣下所熟復而日省者也。孰利孰害，孰得孰失，已事遄往，皆可爲監，無因而至，可不察歟？今主上聖度優宏，開白炳烺，好儒術，喜衣冠，崇禮讓。踐阼之初，以爲創法立制非耆舊英賢則不可，乃起宋子貞於東平、王文統於益都、劉肅於彰德、許衡於覃懷，其餘茂異特

達，弓旌相望，使之論定統體，張布綱維。以爲善治必當偃兵，如金源大定之初則可矣，故特用經等，不以蒙古、回鶻參注。其將發命，會諸王大臣於齊宮，蠲日告天，以明誠心。令經等乘驛速往，軍回使人，信國家明信。使麾遄出，莫不顙顙，以爲至治之君，開兩國之泰也。地廣兵雄，戰盛攻取，乃能遽爾霽威宿銳、屈己伸義、先人以禮，是曠世之幾，不可失也。何乃再爲通信，邈然不報？且彼國邇年以來，兩淮殘破，四川陷沒，二廣透漏，江面綻缺，如開、達、夔門、施、黔、邕、桂，巖險之阨塞；沿江上下，羊羅、采石，舟師之出沒；通、泰而下，新河、料角，海道之徑捷：我之師徒將帥莫不悉知。昔以爲憚，而今不

陵川集

卷三十七 使宋文移

一三三六

以爲憚；曩以爲難，而今不以爲難。上流在所可以下，江面在所可以渡，幹腹在所可以出。如秋高馬肥，再爲之舉，兵燹一動，未可卒解，三百年之文物，數十世之累積，可爲憂已。若剷去疑阻，以承天休，弭兵息民，申畫疆理，通天下之一氣，合南北之太和，蘇潤瘡痍，補葺傾敗，舒釋靈長，締結歡悅；明月、夜光，實爲彼國之寶，安於夏屋，破山之雷、振海之風不作，挈倚伏之幾置泰山四維，三代可以四，歷年可以過漢而不止於唐，閣下亦與先正比隆而與享安寧之福矣。如信矯誣，身而不國，以負爲勝，以危爲安，以有事爲無事，以誠爲詐，以變爲常，先來之使爲可疑，諸軍之回爲不武，北方遂可玩，南方真可強，異日必

有任其責者。故是行也，非爲我國，蓋爲彼國，非爲我生靈，蓋爲彼生靈。不宜疑貳遷延、牽於多議，利害明白，一言而決矣；尤無以退師爲不武而無意於取也。彼之將帥多崇飾虛名以徼爵賞，初以復讎攻蔡；金源氏滅，我師北還，又以收復兩京、灑掃山陵而犯河南，遂敗盟約，使江淮之民塗炭至今。崇虛名而受實禍，利歸將帥，過及生靈，茅土相聯，節鉞相望，而遺民安在？

抑可哀已。今師之退，又必自以爲功，而以我無意於取而無能爲也。昔國家破金師於澮河，遂斂兵而去。金人以爲無意於取，中興可期，恬不爲慮。既滅西夏，平西域，旋旆東指，一舉而取之。今之師還使人，果無意乎？倚伏之幾，不可不察也。崇明